

春日一梦楠溪江

□ 轻木

筏,然后又拿出救生衣要我们穿上。我说:“不会吧?那么浅的水……”筏工说:“这是规定。”语气里竟然是一种固执。

我们上了竹筏,坐好。筏工一声长吟:“走喽!”只见他用力撑起竹杆,竹筏便欢快地沿江而下。

筏入江中,我们这才注意到楠溪江的特别。因为水不深,可以一眼看到江底,原来,楠溪江的河床竟然全是鹅卵石!或大或小,或疏或密,因为这样的河床,楠溪江的水就显得特别清澈,几乎没有一丝杂质,当然,我们也看不到其它的东西,譬如,江里应该有的鱼。我问筏工:“鱼都哪里去了?”筏工说:“深水里鱼。”他停下手中的活,朝远处指了一下,“呶,那里就有。”

顺着他手指的方向,我看到那里是墨绿的一片,等到驶近,只见崖边立着一块小木牌,上面写着“深潭”二字,再看那水,几近黑黑的,心里忽然就有了惶惶的感觉,觉得那一片水深不可测,便想,一定有大鱼在那里睡觉吧,我们这一行匆匆的异乡客,会不会惊扰它们?

出温州市区,车向西北行驶,过永嘉县城,继续向北开。连绵的山,不太高,有些地方还是平原——当然,这是温州当地朋友的说法,在我的眼里,也不过就是一小块稍平整些的山洼而已。车速不快,我问:“什么时候到呀?”温州朋友笑着回道:“快了。”

果然,就看到了一条江。

我却有些疑惑,“这就是楠溪江?”江面不宽,流水不急——岂止是不急,有些地方简直就没有流水,河床裸露了出来。朋友说:“现在是枯水季节,等雨季一到,江水就会涨起来,那时候来漂流才更刺激。”

见我们一行从车上下来,原本闲坐着的两个筏工模样的人迎了上来,却不说话,微笑着看着我们,目光里透出几丝不解,大约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真的会有人来漂流。和我们一起去的温州朋友用当地话和他们说了些什么,只见其中一位忙不迭地去解

于是不再说话,一任竹筏把我们带过了那片深潭,重新进入浅浅的江段。受不了清澈见底的水的诱惑,我忍不住用手撩起水来。筏工见了,说:“你们来的不是时候,要是六七月份来,可以脱了鞋子下去,跟着筏走,很惬意的。现在水凉,还不能下去。”

四月,南方已经开始了温热,但是楠溪江还把自己留在清凉之中。它是那么安静,不急不躁,不慌不忙,全不顾外面的世界如何热闹,如何喧哗。两岸是连绵的并不高大危耸的群山,是密不透风的一大片一大片的树林,江面上没有其他的漂流者,岸边没有行人。除了筏工竹杆击河底石子以及竹筏划过水面发出的清脆声响外,我们再也听不到其他的声音,似乎,楠溪江睡在恬静悠远的大自然的梦中,还没有醒来。

而我,因了这样的感觉,也有了一阵浅浅的睡意,也想松弛自己的身体,把自己放到最本真的生命状态,做一个轻盈的美梦——但是,这时候我却看见了不远处的岸上,随车而行的温州朋友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。

外公的菜地

□ 姜蕴秋

很久以前,外公的膝盖还没有坏掉,还能扛着锄头下地,把家门口的三分地料理得整整齐齐,种上各种应季的蔬菜,在最鲜嫩的时候和外婆一起把它们摘下来,洗干净,装在一个个塑料袋里,骑着电动三轮车往他的儿女们家里送。

后来,外公的膝盖不行了,腿骨变形,不能久站,他就搬着小板凳,坐在菜地里侍弄他的蔬菜。儿女们让他不要下地干活了,他还要生气,说自己没有老到不能动。小小的板凳,外公坐下后大腿紧贴着胸膛,他说这样腿能撑着腰,一点也不累。布满皱纹的大手,把一粒粒种子放在锄头挖出的小坑里,小心翼翼把坑边的土都推进去,拍打两下,埋严实。

橘猫躺伏在外公身后干燥的石板上,外婆靠坐在门口晒着太阳,手里拿着针线,缝补几件外套袖口,针脚密密匝匝。日影西斜,阳光的颜色从浓艳到暗淡,外公种下最后一把种子,烟圈也滚出阵阵烟雾。外公听到外婆喊他吃晚饭,费劲地站起身,手扶着腰,看了好一会儿的天,才缓过来,拎起板凳,叫唤着橘猫一起进去。等到地里的青菜、生菜长到最适

口的时候,外公和外婆依然重复着以前的步骤,摘下来洗好打包,挑一个合适的时间送到儿女们家里,回来自己吃那些有些老掉的菜叶菜根。

八十多岁的时候,外公已经没有力气去侍弄家门口的大片菜地,应了儿子的要求,把三分之二的菜地铲平,铺上了石子水泥,下雨的时候不会再泥泞难行。只是难为外公看着那点儿蔬菜,不知道该怎么分给儿女们才好,只能带着外婆去菜市场再挑些好的,一家家送过去。就这样,自家种的菜越来越少,菜市场上卖的干张、豆芽、豆干,以及超市里的零食越来越多。

渐渐的,外公只偶尔送一次,常常是在外孙们从外地上学、打工回来的时候。他和外婆在棉袄外面再套上军大衣,骑着已经掉漆的三轮车,冒着清晨的寒风,去送几箱奶、几袋子从地窖挖出来的青红萝卜。冬天的土地贫瘠而坚硬,已经流不出能哺育儿女的乳汁。

冬天过去,菜地长满野草,没有人再去侍弄它。橘猫死后埋在了菜地里,只剩外婆一个人坐在家门口,望着菜地,长日地呆坐。

手腕上的绿松石

□ 张恬婧

清明节母亲来车站接我,我才惊讶地发现,她手上还戴着送给她的手链。那串手链毫无光泽,珠子上爬满裂纹,一眼就能看出是件便宜货。我没想到母亲还戴着她。

手链是我在九寨沟景区门口买的。我首先看到的是金色的转经轮,觉得很适合挂在父亲的车上当饰品,便毫不犹豫地买下。而后我才注意到还有一些手链、项链,品质一般但价格倒也便宜。我就犹豫了一下,指着一串绿松石手链,说:“这个也给我吧。”朋友在一旁笑我来九寨沟买义乌小商品。我说:“你不懂,如果我只给爸爸买,我妈回去一定会念叨好久。”

母亲似乎没有什么安全感,只要稍稍被忽略,她就会一直念叨,用简单却重复的语句引起我们对她的注意。我几乎可以想到倘若我只给父亲带礼物而忘记她的那一份,她会用何种尖锐的嗓音反复说:“只给你爸带!”

这种“忽略”在她的生活中时有发生,是

她想吃大虾但父亲只买了自己爱吃的老鸭,是她想去广州景点玩耍但父亲只带她去广州朋友家吃了一顿饭,是她想在梨花节上拍漂亮的照片但父亲抛下她独自闲逛市集。母亲的反抗有声却无力,父亲像忽略她的需求一样忽略了她的声音,最后母亲只能在我面前揭穿父亲的恶行,希望我替她发声。

年少时我并不懂,不懂母亲为何因为琐事就会“勃然大怒”,不懂为什么她不能自己去买想要的东西,为什么要缠着父亲、缠着我。“母亲”理应温柔贤惠,妥帖地为我们准备好生活的一切,做好了是应该,做不好是:“为什么我的妈妈和别人不一样?”

母亲应该是什么样的呢?母亲因为我,才成为了母亲。“母亲”的身份是一场横跨半生的角色扮演,演员在角色中丢失了自己,台下人竟也忘记了演员本来的样子。

母亲是一个很爱美的人,喜欢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;她对吃并不讲究,但很爱别人不遗余力地赞美她

的手艺;她喜欢练字,曾经练得一手好字;她也有些叶公好龙,说要重新开始练字但又迟迟未开始;她不爱钻研,有难题就立马求助父亲。

脱离“母亲”的身份,我才开始审视,我的母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她经历过什么又到底想要什么。我渐渐听懂了她单调、重复的话语背后的含义——想要被看到,想要爱。

我开始站在母亲这边,为她发声、帮她责怪父亲,在我能力范围内满足她小小的心愿。我惊讶地发现,母亲需要的不是盛大如烟花的爱,涓涓细流一般的爱意就能够滋润她干涸的心。二十块钱的绿松石手链就可以让她贴身佩戴、日夜不离了,父亲只需带她在徐州城区一日游,她便心满意足发了好几条朋友圈。

母亲不在意手腕上的绿松石是何品级,她只在意我很爱她。



《观鸟》 钱新明